

A

石定著

# 石定小说选

GUI ZHOU WENXUE CONG SHI

石定、廖公弦、李发模、何光渝、罗强烈、雨煤、伍略、陈学书、吴恩泽、戴冰

贵州文学丛书第2辑

· 贵州文学丛书 \ 贵州人民出版社

A

# 石定小说选

石定\廖公弦\李发模\何光渝\罗强烈\雨煤\伍略\陈学书\吴恩泽\戴冰

贵州人民出版社

第2辑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莫贵阳

封面设计 曹琼德

• 石定小说选

• 石 定 著

•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

• 贵州新华激光照排印刷厂印刷

•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mm 1/32 6.5 印张

• 字数:158 千字

•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2000

• ISBN7-221-03635-7/I·673

• 定价:6.80 元

# 《贵州文学丛书》总序

卢惠龙

当我们提到文学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份庄严。从西方的罗曼·罗兰，到东方的川端康成，从《人鼠之间》，到《百年孤独》，都在为人类的智慧和文明锲而不舍地作证。

我来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的时候，这份庄严又不期而至。眼下是大西洋湛蓝的波涛，长长的白得刺眼的沙滩，高高的海岬和棕色的山脉，墨西哥湾流里船艇正下锚靠岸，海风里夹着带腥味的气息。这里是美利坚的最南端了。喜好云游的美国人，很随意地从这里出入古巴。此时此地，不能不想起那位令人激奋的古巴老渔人和他身边巨大的鲨鱼。

唔！墨西哥湾流里还有成群的铲鼻鲨、马科鲨、斑鲨扑向桑蒂老人的小艇？桑蒂老人还在黑暗的大海上寻觅哈瓦那的灯火？

离我脚下不到二十海里的地方，有一个叫韦斯特的小岛。那个屁股上挂着一罐杜松子酒的酒徒，那个满脸胡子、满腔胸毛的拳师，那个提着来福枪在密西根森林打猎的猎人，那个不相信罗斯福新政会改善人性的死硬记者，那个让美国驻瑞典大使卡波特从瑞典国王手中代领诺贝尔文学金质奖章的作家，我们尊敬有加的厄纳斯特·海明威老人，六十多年前，带着一本新小说的前几章，带着他的妻子宝琳·卜菲弗来到韦斯特这个小岛上，一住十年，做远海打鱼……

老人与海！老人与海！

这是人类与自然的一种怎样的生死搏斗？

桑蒂老人终于套到比他的小艇还长的大鱼，却没法把大鱼拉动。他的手掌被钓绳割得血肉模糊，只得将钓绳绕在背上，身体抵住坐板，对抗大鱼的拉力。绳索在背上割破肌肉的剧痛简直超过“痛苦”二字，让他渐渐麻木。

大鱼跳起来，在海面掀起风暴，他听见大海裂开的声音，眼睛下面划出伤口，血往下滴。他还是尽可能高举鱼叉，使出临时焕发出来的特殊力量，把鱼叉刺进大鱼胸鳍的后方。

忍受饥馑，在海上和大鱼周旋三天三夜。

大鱼不止一千五百磅，小艇装不下，他用套索把它绑在船边上。这时他几乎累死、饿死。

他拖着大鱼返回陆地的时候，铲鼻鲨、马科鲨、斑鲨三次向小艇发起攻击。桑蒂老人听到大鱼皮肉扯裂的声音，被鲨鱼一嘴吃去四十磅。桑蒂老人狠狠地用鱼叉刺进鲨鱼的头部。鲨鱼第二次袭来的时候，鱼叉没有了，他把小刀绑在桨柱上与鲨鱼拼搏。第三次，只得用船桨、短棍、舵柄……，这时候的桑蒂老人，只有由身上的痛苦告诉自己还活着。

当桑蒂老人拖着大鱼回到岸边，大鱼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鱼骨架——鲨鱼把所有的鱼肉都撕光了。

英雄主义的悲怆。

勇气，刚强地迎向冷酷的存在，一直是海明威创作的中心主题。

评论家约翰·布朗说：这部小说具有几乎于圣经的光华，再一次重述在物质失败面前精神的胜利。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宣称：“在出海捕鱼的故事框架中，一场人的命运之戏曲上场了。这篇小说，是对于即使在物质上收获归于乌有时，仍然要坚持下去的战斗精神之赞歌；是在失败中获得道

德上的胜利的赞词。”

在杀死鲨鱼，击败第一次攻击之后，桑蒂老人在海上自言自语道：“事情来了就要勇敢接受”，“人不是为挫败而生的”，“人可以毁灭，却不能被挫败。”

这是不是海明威的自白呢？

海明威不是一直坚持作家必须写他知道的事吗？海明威的作品，广义上说，是自传性的。作品与生活互相影响，互相加强。在海明威最好的作品中，他把个人的经验变形成一个时代的整体经验，有时甚至超越他那一代和他本身文化社会的普遍性。这里不就是最好的一例？

海明威一生骚动，扮演了许多角色，猎人也好，拳师也好，酒徒也好，都是男性的角色。海明威一生除了两次坠机之外，参加过五场战争和六次革命，每次都亲临火线，出生入死！难怪有人杜撰了一个笑语：如果海明威真正出现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他会在颁奖典礼之后参加一连串酒会，等他酒酣耳热之后，他一定会找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摔跤。

“这一个”海明威。

当然，在他多方面的生活中，他的作品是他唯一在意的事。他崇拜艺术，对艺术真挚到病态的地步。他从不停歇地体验着时代和人生，他不惮其烦地修改作品，追求他那干净利落的、男性化的文体，以达到至善至美的单纯。瑞典学院对海明威得奖评语是：“由于他对小说艺术之精湛——这点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中表露无遗——同时亦由于他对当代文体之影响。”这是对海明威文学地位的结论。

离开佛罗里达，我终于回到太平洋西岸。海明威毕竟与我们隔着大洋，他的年代毕竟遥遥而去。中国文学历史绵远，自有辉煌。贵州文学也并不晦暗。在浮躁的社会变革中，我们的文学也有迷失、尴尬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记住海明威海蓝色的眼珠。他全身都衰老

了,眼神却是坚定的,深邃的,透露出生命的力度。我们有理由获得支持。要有一种深藏于内心的信念:在这样的年代创作是绝对的荣耀!

这是一种强大!

海明威在受颁奖典礼的答辞中极有感触地说:“写作,在其巅峰状态时,是一种孤寂的生活”,“当作家摆脱了他的孤寂,他的声名日甚,而他的作品却也开始败坏。因为作家总是在孤寂中工作,而且如果他是一个够好的作家,他必需每天面对着永恒,或者面对缺少永恒的事物。”

愿我们贵州作家,开拓面对的生活,开拓自己的才华,不辍地铺开你的稿笺,在一种孤寂之中……

1993.5.30. 贵阳

## 目 录

|              |        |
|--------------|--------|
| 公路从门前过 ..... | ( 1 )  |
| 牧 歌 .....    | ( 14 ) |
| 水 妖 .....    | ( 26 ) |
| 乡村笔记 .....   | (.38 ) |
| 天凉好个秋 .....  | ( 47 ) |
| 大 水 .....    | ( 69 ) |
| 白 鹭 .....    | ( 80 ) |
| 落 叶 .....    | ( 86 ) |
| 红 尘 .....    | ( 94 ) |
| 凌 冻 .....    | (108)  |
| 人世的烟尘 .....  | (117)  |
| 青山遮不住 .....  | (134)  |
| 重 阳 .....    | (164)  |

## 公路从门前过

由县城开往后溪和麻旺场的两班客车，每天往返都要在两路口停一停。那里是一个站，在青木山崖脚的坝子边上。路旁有一株青青垂杨柳，柳荫下有一口水井，水井边一林翠竹，依依掩映着一户人家。这人家青瓦木屋，篱墙小院，院坎下有一小丘芋田，九、十月间，黄花照眼，芋叶碧如莲叶。从横边上几步石级走进地坝，则可见屋檐下用小桌摆得个簸簸摊子，有炒得很香的盐水渍过的葵花籽卖，五分钱一碟，慢慢嗑出味道来，尽够人排遣等车的寂寞；还有橙子柑子之类的水果，卖得也比城里便宜。这人家有一个精神很好的黑胡子老汉，长年穿一件蓝布衫，看人的时候，眼神是安详的，总带着静静的笑意。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是他的儿子儿媳，还有一个三岁的小女孩。通常是年轻夫妇在承包的田地上做活路，老汉留在家，带着小孙子做些家屋里的事情。有时还可看见他站在院坎上，拨开竹叶子，很客气地招呼过路的人：“进来歇一会吧，客车就要来了。喝碗茶……”

这正是个歇脚等车的好地方。

这人家姓王，是十年前从后面坡上的寨子里搬下来的。那寨子坎上坎下十几家人，既然有田有土，有山林堰塘，有大自然一样公平地赐予的阳光雨水，秋月春花，还有人们在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形成的政治和经济的种种关系，就成了一个小小的生产队。老汉原与赵福生家是邻居，互相间你来我往，关系也还不错。但在福生当了会计之后，情况就有些不同了。不消说，当生产队会计是有搞头的，你不可以小看他手里那点权力，更不能得罪他。虽然他仍旧很随便地同你开玩笑，同你叹息日子的艰难，但尤其这样，你就不

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就像不知道他究竟黑吃了多少工分钱粮一样，叫人一直要提防着。他有时也照顾你，比如在地头分毛苞谷的时候，他提着那杆大秤走过来，拿胳膊碰你一下，递一个眼色，那么你就用不着再去看秤。当然，你要装得什么也不知道，也不要去想谁家分得的可能就会少一点。但这是要让你心里不踏实的……后来，就到了福生说他弟兄多，住的地方太窄，想在王家屋档头修一栋房子的时候。尽管是协商的口气，但老汉把那几年的事情反复想过，认定这样下去要受气，不如让开去图个清静，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那时两路口还是毛坯路，不通客车，连货车也难得下麻旺场去一趟，只有调猪拉粮的那几天车子多一些。而下雨天，车轮陷在泥坑里，半天爬不起来。看看四面山野，一两里之外才有人烟，驾驶员都骂这地方“鬼都打得死人”。春夏发了山水，把坡坎上的黄泥巴冲下来，堆得路面又窄又烂，有时终日不见一个人过路。秋冬时节，冷雨寒烟，遮山断崖，枯草在路边瑟缩，景象就越发凄清了。但王老汉原不是来图闹热的，看准这地方还敞阳，隔煤洞也比寨子近，又少爬一大重坡；水呢，早先路旁就有一个龙洞，有水流出来，正是居家的所在。老汉请人看了期辰，福生拿出一百斤苞谷五十块钱，作为补贴他搬迁的费用，然后帮他拆房子，抬到两路口立起来。福生说：“伯伯，这地方在大路边，日后必定会有些发达，说不准哪一天我也要搬下来，给你老人家凑个热闹。”老汉笑一笑，说：“只要你不嫌弃，来就是了。”心中却想：“你来？你来我又搬回去！”

这之后，虽然还是有为工分口粮甚至盐巴钱烦恼的事，但不烦恼也罢，日子确乎是过得平淡的了。或许平淡也就好，如那路边龙洞流出来的水，傍了野草闲花，汨汨地顺着长了青苔的石隙流，自有一种恬淡的韵味。老汉除了很忠实地给生产队望水，每天挣半个劳动日，闲时便砌水井，在水井边倒插杨柳，在房前屋后栽竹，栽桃李梨杏和橙子树，几年下来，居然也有了一个样子。寨子里的乡亲

们下坡来做活路，都要进屋坐坐，说这地方好，说这地方清静，说清静也就是好，眼不见心不烦。老汉呢，就把叶子烟一匹一匹分给吃烟的人，眼睛含着静静的笑意……有时福生也来坐上一阵，老汉也给他倒茶，也和他说话，却决不提起过去的事情……

日子就这么过去，也如那水井的水，有流进来的，有流出去的，打一桶起来，也不见减多少；又如对面青木崖上的云气，飘飘缈缈，有聚有消，似乎留恋着什么。而青木崖，就仿佛永远是那么安静，守着这一片窄窄的坝子，和坝子边上的这一条公路，这一户人家，就多了一份期待……

不错，尽管要来的还没有来，但门前的公路，从县城来的那头，以及去麻旺场和后溪的那边，却不知不觉变得有些样子，来往的车辆行人，也比过去多了一些。有时竟有货车突然在门前停下，驾驶员提着白铁桶到水井打水，或者过路的人进屋去讨火吸烟。这样的時候，老汉就很高兴，上前去和开车的师傅搭上话，用放在井沿的木瓢帮他往白铁桶里舀水，问一些城里的事情，然后看着汽车开走，眼光就随那车子去得远远的……那讨火的，若是大热天顶着太阳走出一身汗水，进屋去便会得到一把棕叶扇子，一碗从瓦罐里倒出来的凉茶；歇好气上路，老汉还要送到门外，说：“大哥，回来进屋坐啊！”……

正是光阴荏苒，世事变迁，不觉又过了两年。这期间王家姑娘出嫁到麻旺，老婆婆“驾返瑶池”，老汉正有些灰心，认为人生不过如此罢了。却不料农村一下子搞起生产责任制，把田土包下户来做，时当春耕，四处桃红柳绿，山歌遥遥，仿佛天地也比过去宽敞晴和。老汉于是又振作精神，要尽力来过属于自己的这一份日子。待到儿子国平娶了媳妇，隔年生下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添人进口，希望又多了一样寄托，他就更心宽了。趁还做得，平时喂猪做饭，放牛打草，照看娃娃，尽一个老人的责任，不让儿子媳妇觉得是个负担。农忙便帮着栽秧割谷。春和景明，秧田水暖，他穿着短衣褂，把

捆秧子的谷草别在腰带上，赶早扯一挑秧子，担到田里。兴头来时，就杀几路笔杆儿直的“杆子秧”，让来帮忙的人一叠声喝彩……而从门前过路，去赶后溪和麻旺场的，或者进城的，男女老少，是明显地多起来了。那相熟的，辈份矮的年轻人，人在路上，声音就进了院坝：“王伯伯，走，去赶场啊！”老汉若在屋旁做事，就拨开竹叶子看看，见是后生，便说：“我不走，我要你背！——进来喝碗茶吧。”那一个就答：“我不喝，我也不背，我开车来接你，——开‘十一’号！”于是都笑起来。是姑娘呢，老汉就说“我不去，国平他两个已经去了。喂，恐怕下半天有雨，怎么不带个斗笠？”然后就把斗笠拿出来，从院坎上递下去……

……

这样就到了那一天，一辆挂着绿色窗帘的小客车在王家门前停下，下来是县交通局和车站联合来踩路的人，看了地势，便在岔路口立了路标，说这地方正该作为一个站。而后就来了一批养路工，抓紧修整路道。在容易塌方的地段砌起保坎。再后一点，后溪和麻旺场就通客车了。每天早上九点左右和下午三点至四点，这两班客车几乎同时从王家门前过路，附近几里的人，要进城的，赶场的，便提前在这里来等车。

这是一件很叫人高兴的事，好像早就应该是这样的：去的去了，要来的终于会来。老汉觉得似乎早就做过这样的梦，好悠长的梦哟……睁开眼睛，明明白白地，生活又多了一样新鲜的内容。

他想他正可以在这里为大家做些什么。

他比过去起得更早，天刚亮就开堂屋门，怕赶早来等车的人感到冷落。他把院坝扫得很干净，在阶沿摆好几条凳子。屋里的灶上，则经常备有茶水。若是炎炎夏日，便烧一大缸茶摆在院坝，用竹筛子盖住，上面放两把小木瓢，让过路人随意解渴。而后，他还在门口摆起卖葵花籽和水果的小摊，不在乎赚钱，而是这样好像就多了一桩事情，就热闹些，让等车的人有点吃的混嘴巴，不觉得枯燥。估计

那来得早的人饿了，他就招呼他们吃饭，或者拿出面条，让他们自己去灶上煮了吃，如同自家人一样。他希望人们喜欢这个地方，喜欢到这里来等车。有时客车踏班，事先没有消息，等车的等急了，难免说些抱怨的话，他就安慰他们，说：“要来的，要来的，再吃杆烟就来了。”可是终于没有来，他便站在路边拦货车。货车带不下人，等车的只好快快上路。他送出门来，也快地，好像这是自己的错，好像很对不起人似的……于是，就有早起赶车的人，上路时很放心地说“不吃饭了，如果过了时候车还不来，就在王家吃。”更有一些人，明明在前后哪个地方也可以等车，却偏要多走几里，到王老汉家来坐坐，说是“那家人很仁义”。

是的，既然王老汉好客，大家也就格外敬重他。看见他晒谷，就帮他晒谷；看见他种菜，就帮他种菜……进城或赶麻旺场回来，有的还带些饼干糕点之类的吃食，背着他放在屋里。姑娘嫂子们另有一种殷情，这个给小娃娃买双花袜子，那个送一条红纱巾；或者在小姑娘过生日的时候，几个人伙同买一套鲜艳的小衣裤，把那女孩儿打扮得如同鲜花一般。而驾驶员们，开客车的，开货车的，开拖拉机的，经常跑这条路，也和老汉混熟了。车到门前，刹一脚，探出头来问：“王伯伯，要不要进城？”或者问：“去不去麻旺？”他们给老汉带煤，带茶叶，带石灰来砍三合土院坝，带来别处的许多新鲜见闻。有一次客车在门前抛锚，驾驶员修车修了两个多钟头，坐车的只好在王家吃早饭，一下来就是几桌人，像摆酒席一样，忙得老汉和儿子媳妇团团转，把好吃的都拿出来。驾驶员说：“王伯伯，你何不就开一个饭店？我们保证一天拉一车人来朝贺你。还可以设几个床位开栈房……”老汉笑道：“我做不来这种事。要老二（土匪）才坐垭口抢人！”……

老汉也还有闲情逸致。天气晴和，他便拿了锄头撮箕，到门前修路，理沟，一路地清理过去，不让那一段路上有坑坑洼洼，好像这原是他的责任，他应该这样做，好像这一个地方，这一段路程，是由

他来负责的，他要让人们平顺地从这里过去……有时，他抱着小孙女站在院坎上，或牵着牛在公路边放，就把山野风光，细细看上一番。看见春的到来，看见夏的到来，看见金色的秋和白雪皑皑的冬，他心想若能长久地住在这里，才实在叫好。而心境便如闲云野鹤，无挂无碍，突然间就孩子般天真地笑起来。小孙女扯着他的胡子问：“爷爷，爷爷，你笑什么？”

笑什么呢？——庄稼的收成很不错，日子正像希望的那样在过下去，每天有汽车过，有人来这里等车，而自己还可以做一些事情，这就很满足了！

但是渐渐地，老汉感到还差一点什么。开始是每当从麻旺和后溪返回县城的班车打门前过去，上下的人都走了之后，薄暮来临了，公路上静静的，他心里便有一点惆怅，好像诧异一天中最好的时光，怎么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余下的整整一个夜晚，是很难打发的。儿子在家里坐不住，吃了晚饭便跑到坡上的寨子里去，要好夜深才回来。媳妇呢，收拾完家务，把孩子抱到自己屋里，逗一阵笑，然后做针线，也把老汉丢在一边。即使一家人坐在一起，除了逗娃娃玩，似乎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夏夜在门前乘凉，把艾蒿烧起来熏蚊虫，两爷子隔着烟子在院坝里坐着，天时农事之类的话都说完了，就用棕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拍打着蚊虫，看星星，看月亮，看着月亮从崖上慢慢爬起来，慢慢上了中天，觉得好像过了许多年……冬夜长长的，默默地坐在火炉边向火，就更沉闷。坐得久了，终于只好说：“睡了吧。”于是儿子封火，老汉把门开一条缝看夜色。夜色深深的，寂寂的，勾勒出山的黑影，田坝的黑影；冷风扫过院坝，摇得竹子竹叶嗦嗦响动；看不见门前的公路……这样就睡了，各人去做各人的梦，梦里才有一个白天，才又有许多生动美妙的情景……但这就叫人更加不安。

老汉明白，这当然不能怪儿子，不能说他是有意冷淡自己的老人。看得出来，他心里也闷得慌。是的，活路是自家在安排，做那儿

亩田土，实在要不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农闲，除了赶场，上街去散散心；除了跑到寨子里去，找几个人打牌吹牛，又有什么可玩的呢？城里的人，下了班有电影看，有戏看，有好玩的地方去玩。这里什么也没有！

老汉可怜起儿子来了，见他闷闷地，就说：“出去找个地方耍吧……”或者就安排好，叫儿子陪媳妇回娘家去玩几天，到寨子里去帮人家立房子，到麻旺场姐姐家送“月米”。如果附近有人请酒，有婚丧嫁娶之类的事，他也叫他们去走动。他们去了，若还带着小孙子女在那里停朝歇夜，到夜里他就设想那里的情形。设想立房子的如何抛“上梁粑”，让大家抢，几台锣鼓比赛，抢红，挂匾，放火炮，为主人家庆贺；设想吃月米酒的妇女们，如何捉弄坐席的男子汉，灌他的酒，笑他要生络腮胡；或者想那嫁姑娘的人家，如何打发轿夫，娶媳妇的，如何在唢呐声中接待送亲客，如何拜堂，叙礼，叫新娘子装烟倒茶……一切都是那样的喜气洋洋，那样的热闹，让你好久都忘不了……然而这样想过之后，老汉就觉得自家这房子太空，太静，自己一个人坐着，睡着，没人摆谈，是太孤单了。等到儿子媳妇回来，把那里的情形讲给他听，其中有他想不到的，很新鲜的，他就想：“这好，这真有意思，我早该也去看看。”

……客车照常在门前停，等车的照常来等车，老汉呢，也照常客气地招呼来往的行人车辆：把茶端出来，把叶子烟递过来，把盛葵花和橙子柑子的簸箕摆在门口，说：“这个香，这个甜……钱么，大哥，大姐，何必一定要谈钱呢？”或者照常安慰等车等得不耐烦的人：“要来，要来，说不定还有加班车哩。”但心里就想，要是能够留住大家，白天夜晚都和这样多的人在一起，那实在才叫好。他甚至希望客车又在门前抛锚，像那一回那样下来许多人，在他的院坝里再摆几桌宴席……有时他还回过头去想，好像当年住在寨子里的时候，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是很生动的，很有意思的；就连赵福生也并不叫他讨厌……

他终于也有些在家里坐不住了，驾驶员一邀约，他便到麻旺场去了一次，到后溪去了一次，还去县城玩了两天。晚上在茶馆里喝茶，听打围鼓的玩友们唱川戏，而回到栈房，躺了好一阵还睡不着，一面想着家里的事，想着乡下的事，一面就随意对城里人的生活作许多美好的想象，但同时就笑自己几十大岁的还像个小孩子一样不知足，心里说：“再好呢，也是人家的。我们乡下也有很多地方比城里好……”可是出去一趟回来，他就有些异样，或许是见的多了，或许是想的多了，闲下来就沉默不语。有时看着门前的公路，看着落霞晚照下的山崖，或者月光里的田野，竟好一阵地出神。而到夜里，如果儿子不出去，他便去寨子里或公路那边山脚的某一家，找几个老者扯闲谈，要到深夜才燃着亮槁回来；那一支火把，就在夜的田地上移动，或有山林的低语，或有草虫的唧鸣，为他作伴。

但老汉并不明白自己到底想做什么，他只是心里多了一份牵挂，就如记不清是怎样一个梦在撩拨他的心思。

终于，有人来说破这一个梦了，这人就是赵福生。

这是快要栽秧子的时候，福生下坡来帮着国平捶了一截田坎，吃晚饭时突然对老汉说：“伯伯，你说那麻旺场，最早的时候，是不是也只有几户人家，后来才发展成一条长街的？”

老汉说：“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福生说：“我想，两路口这个地方，既然交通方便，各种条件都比较好，如果现在多有几家人，有一两家铺子，不就像一条小街么？十年八年过后，说不定就成一个场镇了！”

老汉心里一动，喝下一口酒，笑道：“你倒想得好，可是谁愿意把家搬到这里来？”

福生也喝下一口酒，脸有些红，看了老汉一眼，说：“伯伯，如果我愿意搬下来，你欢不欢喜？我来给你凑热闹……”

老汉说：“我记得这个话你是早就讲了的，你是在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国平插嘴说，“福生哥的意思，就是想搬下来，

但是怕你不欢喜。”

老汉冷笑道：“我有什么不欢喜的？他愿意搬，搬来就是了。”然后对福生说：“你不要多心，我说的是真话。来，喝酒！”

但是显然老汉心里并不高兴，酒可以喝，话却不能再那样说下去，那么就只好走了。

“他还对你说些什么？”送走福生以后，老汉问儿子。

“他说，现在准许做生意了，想来和我们打伙开一个店……”

“果然是这样。我就晓得他想来坐垭口！”老汉生气了，说：“这不行，他那样做要败坏我们这里的名声，我决不同他扯伙！”

“我也没有说要同他扯伙！其实人家就来开店，又有什么不可以？有些东西，何必要跑老远的去买？”

老汉想了想，说：“你是图热闹？”

儿子没有回答，进屋去躺了一阵，又走出来，说：“爸，你不要只说我，其实你自己不是也觉得有点寂寞吗？天一黑，就像守着一座冷庙子，把人都冷淡死了。你不要人家搬来，那么我们就搬回寨子去！”

这些话不是随便说得出来的，好像把什么都想过了，一直在心里压着，现在不得不说出来。老汉有些伤心了，想问儿子：“你舍得离开这个地方？你忘了我们是怎么搬下来的？”可是他没有问。他突然有了一种耽心，怕闹僵了，儿子真的一下子丢下他，和媳妇搬回寨子去，那么小孙女也得跟他们走，而留给他的，就将是难以忍受的老年的孤独和悲伤……虽然他不能肯定儿子会怎样做，但似乎也就在这一刻，在福生有了那一种打算之后，他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在他和儿子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危机了。一个素来像牛一样顺从的年轻人，如果犟起来，恐怕也是会像牛一样拴不住，那么这个家就完了……

“让我再想一想吧。”老汉终于只好这样来央求儿子。

这个夜晚叫人不得安宁。老汉转辗反侧，一会儿仿佛听见有汽